

百年“泊师”感怀

■董骏马

原河北泊头师范学校校庆日近了，这所学堂竟已有百岁。百年来，多少新鲜而有活力的种子，播撒于盐碱之地，生长出倔强根苗。

当年我们那30来个学生，是从全县7000多名考生里筛选出来的。人们常说，这人若是上了高中，怕不都是“985”“211”的材料？然而那时候，农村子弟谁不巴望着——一纸“录取通知书”？转了商品粮，便是转了命。我们这些“尖子”倒像是被命运挑拣出来，提前结束了求学生涯，又提前开始了教书生涯。

我们入学的时候是1983年9月份。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勾起我想家的念头。我忍不住挥毫写下题为《离家》的散文，没想到第二天就在学校广播喇叭上播放了。

学校培养的是小学教师，要求数理化、音体美、语外生什么都得会，所以各种课外小组如雨后春笋。因为我在初中时写的作文登过报，获过奖，班主任王云巅老师就指定我为宣传

委员。

一年级下半学期，时任校团委书记的姜连元老师就让我进了校团委。全校3个年级20多个班的黑板报检查评比，每周三次的校广播都由我负责。我还参加文学小组，在《无名文学》《沧州日报》《星星树》发表过文学作品。

我还记得校团委的办公室里，日光灯管嗡嗡地响，我伏案刻钢板，编团报。我爱文学，更爱的是那铁笔划过蜡纸的沙沙声，仿佛那是知识的低语。后来，我们的班主任是刘用良老师，他那时刚刚大学毕业。他教授语文，知识渊博、文学功底深厚。

毕业前夕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刘老师眼含泪花赠送我一枚雨花石，让我珍惜荣誉，像革命先烈一样将青春奉献给祖国。我由此写了一篇《一枚雨花石》，收录在我出版的《在思考状态下生活》。工作后，但凡刘老师见到我发表的文

章，都要高兴地在班上朗读，最后不忘说上一句：作者是我的学生，你们的学长。

我还是音乐指挥。每年的歌咏比赛，我们班都是名列前茅，人们皆爱看我指挥时“分头一甩”的潇洒模样！后来，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，每次“七一”表彰会上县领导的合唱都是由我指挥。

当年毕业后，我本当去教小学的，却因人才匮乏站上了初中的讲台。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与当年的我何其相似？

后来辗转多处，我从县教育局到县委，再到地区水利局，岗位屡迁，而“师范生”三字却如影随形。每遇难题，我便想起母校墙上那八个大字——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。教书与治水，看似不相关，其实是一般道理：都要因势利导、持之以恒。

女儿如今以教师的身份，站在我母校的教室里，粉笔灰还是那样纷纷扬扬地落。她不曾见过铁

笔蜡纸，却继承了“师范”二字的魂灵。我有时想，我们这一代人像是时代的渡船，将乡村的孩子们从此岸渡到彼岸，自己却永远停泊在码头。

百年校庆将至，校友们必将济济一堂。银发的先生、发福的同窗、正青春的新教师，在百年刻度上连成生生不息的年轮。三代人，共话一所学校的百年，倒像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。感动之余，赋诗记之：

百年黉学溯流光，风景钟情入课堂。铁笔曾饬师者训，冰心长铸士人肠。七千选粹为梁栋，三代传薪泽梓桑。最是杏坛春未老，新桃稚李又成行。

九师星火启黉门，百载弦歌壮薊根。绛帐曾培梁栋秀，青衿遍染枣乡痕。云帆几转沧溟阔，玉树重雕幼圃温。最是槐庭新雨后，蹊成桃李拜春恩。

诗不甚工，情却真。百年树人，其实树的是自己。

人生感悟

大千世界

夏天的乡愁

■杜九升

一个夏天的傍晚，阳光斜斜地穿过小区高楼的缝隙，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带。我站在窗前，看那阳光渐渐拉长，又渐渐消隐。那一瞬间，竟使我蓦然想起了故乡的老屋，想起那同样洒在土墙上的阳光。

故乡的夏天阳光泼辣。它毫不吝啬地倾泻在每一寸土地上，把庄稼晒得油亮，把土路烤得发烫。我清晰地记得，老屋前那棵100多年的老槐树，枝干虬曲，叶子却茂密得很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赤脚追着那些光斑疯跑，脚底板被烫得生疼也不在意。

麦浪是夏日的脉搏。风掠过田野时，麦穗便整齐地昂首行礼。金色的波浪涌向无际天边，仿佛是整个大地在呼唤。垄沟里的蚯蚓也择机拱起湿润的土堆，献上自己最珍贵的礼物；蚂蚱蹦跳着划过麦芒，翅翼摩擦出细碎的声响。最难忘的是那老牛拉着犁铧碾过乡间土路扬起的尘，恰似一股烟腾空而起，在暮色中凝成灰黄的雾气。

黄昏到了，炊烟开始升起。这里一缕，那里一缕，慢慢地就多了起来，在村庄上空交织成一片轻纱。烟里有柴火的味道，有饭菜的香气，更有说不出的家的气息。母亲总在这个时候站在门口喊我的小名，那亲切的呼喊声穿过整个村子，钻进我的耳朵。我便从田野里站起来，带着满身的尘土和草屑，疯狂地往家跑。

脚步带起尘土，布鞋上很快就蒙上了一层土，脚趾头从破洞里钻出来，也沾满了灰。我顾不上这些，只是低头向前跑，因为家里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。

一张矮桌，几个小板凳，饭菜简单却可口，这就是最丰盛的晚餐。母亲总把最好的菜夹到我碗里，父亲则讲些田里的事。此时的萤火虫也不甘寂寞，开始在空中飞舞，像是一颗颗小小的星星落在了人间。我伸手去抓，却总也抓不住。

不知多少次，我久久地站在楼房的阳台上，脚下是川流不息的灯河。防盗窗的缝隙里钻进一缕风，带着远处工地扬起的尘，却不再是故乡土路上那带着麦香的尘雾。我好像又听见了麦浪的私语，又听见了母亲隔着光阴的呼唤，那声音依然清晰。

我想，乡愁本就是一场双向的奔赴。原来，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离开故乡，就像老槐树无法阻止蝉挂在枝头，在某个夏日的黄昏，突然振翅破茧。

旧物里的光阴

■杨丽丽

回到老家，我最喜欢翻看以前留存下来的老物件，觉得那些落满时光印记的老物件里藏着一个又一个故事。

老木箱还躺在阁楼角落，铜锁扣生满绿锈，开合时发出像老牛反刍般的声响。箱盖掀开的刹那，陈年的樟脑味裹着细碎尘埃腾起。恍惚间我竟看见30年前的月光，正从同样的缝隙里漏进来，照亮母亲叠得方方正正的蓝布衫。这些旧物总在暗处醒着，把光阴卷成细密的丝线，缝进我们看不见的褶皱里。

墙角的竹篾筛子早漏了洞，边缘的毛刺扎手，却还固执地守着当年晒麦子的姿势。记得晒谷场的日头毒辣，父亲总把新收的麦粒摊在这筛子上，金黄的颗粒在竹纹间流淌，像一条缓慢的河。后来筛子破了，母亲舍不得扔，用细麻绳在裂口处打了个结。结头垂下来，晃悠悠地扫过几十年的光阴。如今它斜倚在墙根，偶尔有麻雀跳上去，扑棱棱惊起几粒陈年的麦屑。

窗台上的搪瓷缸豁了口，白釉剥落的地方露出灰扑扑的铁胎，却还盛着半缸清水。这缸子原是爷爷喝茶用的，浓茶泡得里面发黑，茶垢结了厚厚的壳。爷爷走后，缸子被搁在窗台接雨水，青苔顺着裂缝爬上来，在阳光下泛着幽绿。探头一看，发现缸底游着几尾孑孓。墨点似的小生灵，把满缸的

旧时光搅得轻轻摇晃。

旧物最懂沉默的力量。八仙桌上有道深深的刻痕，是儿时的我用铅笔刀划的，歪歪扭扭写着“长大”。如今字痕里嵌满灰尘，摸上去却依然硌手。桌角的裂缝里还卡着半粒炒黄豆，不知是哪年哪个馋嘴的孩子遗落的。这张桌子见证过年夜饭的热闹，也承受过父亲拍桌时的震怒。如今，它的漆皮掉得七零八落，却把所有故事都藏进木纹深处，等风一吹，就簌簌地往下落。

旧物是时光的哑巴证人。母亲的顶针还别在褪色的针线上，边缘被手指磨得发亮；父亲的旱烟袋斜倚在墙根，烟锅里积着发黑的烟灰；我的小人书堆在木箱底，纸页泛黄发脆，一翻就簌簌往下掉碎屑。这些物件总在暗处生长，把人的气息、温度和故事都酿成了酒，等某个寂静的夜晚，突然邂逅路过的月光。

有时会想，我们与旧物之间，大概是彼此收留的关系。它们收留了我们散落的光阴，我们收留了它们破碎的生命。当新物不断涌进生活，旧物便退到角落里，像退到岁月褶皱里的老人，默默守着那些被时光冲淡的往事。而我们终究会懂得，那些带着裂痕与锈迹的旧物，才是最温柔的存在——它们不声不响，却把所有流逝的日子，都酿成了掌心的温度。

生活手记

小满札记

■林钊勤

墨迹在纸上晕染

我热爱生活，正随笔触丰盈

父亲种下的麦子

在阳光下舒展，每一粒都盛满

生命青涩又耀眼的光

不敢为一片落叶叹息

这个时节，连凋零都带着期许

比枯萎更美的绽放

藏在麦香里，在夜风里流淌

惹得梦也沾满芬芳

躺进野花织就的绒毯

指尖触到云朵的柔软

此刻，生命的饱满漫过心岸

就像熟透的浆果

将斑斓的色彩

泼洒进岁月的画卷

花开诗旅